

视像时代语境下大尺幅书法作品的艺术表达

金恺承

上海市第十届书法篆刻大展开幕了,作为上海书坛最高规格的综合性展览,本次展览首次将入展作品的尺寸从六尺提升到八尺,从作品的尺幅上有了突破,既与全国书风衔接,又契合中华艺术宫展陈场域的气质,初步达到了“大尺幅作品”展览效果。书法展览作品的“大型化”已风靡全国书坛经年,随着此次上海双年大展的加入,展览大尺幅作品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以此为契机,对于大尺幅书法作品的艺术表达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就变得更有现实意义。

一、艺术表达的关注

在研究大尺幅作品的艺术表达这一命题之前,首先我们有必要尝试解读何为“艺术表达”?《汉语大辞典》中对于“表达”的阐述为:将心中的思想借着某种方式传递给别人知道。从根本上而言,表达就是一组信息通过一定的手段从施者传递给受者。在艺术表达的过程中,施的是创作者,受的是观展者,传递的手段无疑是作品本身,这些要素关系清晰,那么,作品所承载的、所需要传递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呢?是否只是作品内容?在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远在地球彼端的大文豪博尔赫斯早在1944年就在自己的作品中给我们一个寓言式的答案。

博尔赫斯是阿根廷的国宝,不仅长期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更是堪称整个20世纪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他中年失明后,醉心于对“镜像”“副本”等概念的探索,善于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进行观念的冒险,他的短篇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主人公皮埃尔·梅纳尔尝试着在没有阅读过原著的前提下,通过重温塞万提斯的经历(纯熟掌握古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参军与土耳其人交战)与所思所想来重写一本《吉诃德》,而且一字不差。但最终,当两本内容完全一样的作品摆放在读者面前,由于作者不同、成书的时代不同,使读者对于每一句话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受。这近乎奇幻的情节背后,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奇妙的真相:作品的内容并不是作品的全部,同样一段文字,会因其被创作出来的时代背景、其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同时代其他作品比较所显现出的探索趋向,从而使读者得到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作品不能独立于时代存在,也不能独立于受众存在。

文学艺术如此,平面艺术亦如此。

我时常观察美术馆中长时间驻足一幅作品的观者,我总会考虑一个问题: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亦或是干脆自己参与进去一同驻足观看,答案很明显:是信息。无论图像、文字、展陈方式,最终到达观者脑中的都是信息。艺术表达中所传递的信息仅仅只是作品中创作者单向的表达吗?显然不是,作品的内容、章法的经营、字法的安排、线条的质量都由作品本身来承载,但是创作意图、艺术趋向、探索的轨迹这些信息需要由观者将作品的信息与自己脑中已有的信息对比,产生自己的观点。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只是作品所含信息的一小部分,成功的艺术表达需要关注的是受众,要通过作品来激发的观者对于自身掌握信息的调用,为观众形成自身的观点留出足够的空间。每个不同的观点,都使这件作品出现一个全新的观察维度,随着维度的增多,作品本身就会变得立体起来。正所谓: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正是这一百个印象使哈姆雷特的形象丰盈起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受众的观点是艺术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完成了艺术表达信息传递的闭环,并反哺作品的

艺术性。因此,艺术表达应该关注的是受众,作品是载体、是媒介,通过作品不断激发与调用作品以外观众所掌握的信息,进一步丰富观众的体验进而增加艺术品视角与维度,建立起艺术表达信息双向流动螺旋上升的构型,是成功的艺术表达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

二、视像时代语境下艺术表达受众的变化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手机的普及,大众对于信息获取的方式从早期文字的阅读,演进到读图时代,进而发展到当前的视像时代。在大众文化的交流中,视讯的直接交流成为越来越常态化的方式,而视像的表达是伴随着蒙太奇语言的大量运用,使公众对于信息的理解与表达更偏向蒙太奇化,对于镜头语言的切换更习以为常,进而大大推动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大众不仅更习惯于直接传送视频来交流信息,同时公众的语言表达也开始向镜头化演变,人们开始习惯描述串联一个个场景而不仅仅陈述一个事实,通过在语言中包含戏剧冲突来表现自身的幽默与情感。可以说,相比几十年前的文字时代,大众所接受的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迅捷而多元,而书法艺术的目标受众无疑包含于大众中间。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从信息的角度看,它的魅力在于在文字阅读作为信息获取最为主流的时代,它通过文字信息向图像信息的跨越而焕发出无限的魅力。单纯文字信息的图像化,为文字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信息,为单独文字信息在语言格式、辞藻运用、平仄声韵之外确立了新的观察维度与视角,并为审美情趣、宗教观点、个人情怀提供了全新的表达方式,从信息的多元化角度看,这是书法艺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为文人士大夫所钟情的原因。但是在视像时代的语境下,书法艺术的这一优势被逐渐削弱,书法艺术无法跳脱出图像的藩篱在信息的多元化上与视像语言竞争。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当代书法作品的创作中越来越重视寻找到视觉冲击力的突破,其中,增大作品的尺幅,与日常生活中文字信息的载体在尺寸上形成强烈反差,成为书法艺术探索的一个方向。这是大尺幅作品发展的艺术属性与动力来源。

三、大尺幅书法作品在当代的基础与意义

大尺幅书法作品传统上被认为肇生于晚明时期,纸张制作技术的成熟、毛笔用料与制作的改进、家居建筑结构的扩大为大尺幅作品提供了物质基础,文人士大夫精神境界、审美情趣的演进,儒家理学乃至心学的发展形成了大尺幅书法作品创作动机,这一时期造就了王铎、黄道周、张瑞图、傅山等一批书法家的大尺幅作品。这方面的论述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无需赘言。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大尺幅作品的创作意图是自发的,具有艺术自性的表现。

反观当代,相比晚明时期,无论是家居空间、装帧审美、文人的精神追求,甚至是作为书法创作主体的人员文化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大尺幅作品肇生时期的许多基础条件已经不在,因而许多人据此对于当代大尺幅作品创作动机与艺术自性提出了质疑,将大尺幅作品理解为被动的、仅仅服务于比赛、展览的“应试”作品,进而怀疑这类书法作品本身的艺术性。

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当代城市生活,我们会发现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当代人生活习惯的变化,交通的

便利,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世界各地的风景,因而不再像古代人那样追求私人居住空间的完美与包罗万象,而是将庭院等家居功能让渡给公共空间。虽然居室的层高有所减少不再适合大尺幅作品,但公共空间的大成型、常态化、家居化依然为呼唤着大尺幅作品的装帧展示艺术效果。这是大尺幅作品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展的物质基础。

反观书法艺术创作的动机,追求在物理空间上拉开与常见文字信息的尺寸差距,是受众对于信息承载形式有明显不同的认识,从而使艺术获得自身应有的仪式感,是当代大尺幅书法作品发展的艺术动力。

四、当代大尺幅书法作品的艺术表达及其问题

书法艺术在影像信息时代的语境下,如何适应大众的信息阅读习惯?将书法艺术从之前千年以来“图像化的文字”“动态的文字”转变为影像时代“具有冲击力的定格”“动势强烈的瞬间”可能是其中一个艺术探索的方向,而作品尺幅的增大无疑是这一探索中显著而有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尺幅书法作品的艺术表达是追求艺术对于观者的视觉冲击力,通过运动的笔端在纸上留下动态的瞬间,将这瞬间传递给受众,激发观者联想以达到对于力量与运动的再现,从而达到具象静态空间中的动态抽象表达。这与大众习惯的蒙太奇手法的图像、视像、物象切换所形成的隐喻有着巨大的反差,从而使书法艺术重新获得艺术应该有的仪式感与距离感。因此,大尺幅书法作品应尽量避免以下几种情况。

1. 小幅作品的简单堆砌

简单地通过将小幅作品的书写内容翻倍增加来“填满”大尺幅,这显然与大尺幅书法作品的艺术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大幅作品的观看距离、展陈方式均与小幅作品有很大差距,简单地将小幅作品堆砌填满,非但无法达到视觉冲击,更会影响原本尺幅作品的艺术表达,造成错位。

2. 大字不见其大

大尺幅书法作品并不等于大字书法作品,更不等于放大书法作品。艺术的大与小是一个对比过程中产生的概念,大尺幅作品不能一味追求物理空间的巨大,而忽视了追求作品气势的宏大。古人所谓“以小见大”、“咫尺千里”即是对于作品气势的生动描述。简单物理意义上的“大”,一旦放入空旷的展陈空间,或者印入统一尺寸的作品集中,其大尺幅的精神与意义将被稀释甚至丧失。

3. 书法艺术的同质化

书法之所以成为其艺术,在于作品本身的唯一性与创作理念所体现的探索性,即便是对于同一书法家字体的学习也应体现出创作者朝着不同审美趋向努力的结果,这是书法艺术的价值所在,投射到受众感官上,满足的是大众审美的分别心,从而形成艺术的仪式感与距离感。书法作品的同质化将会极大的损害书法作为艺术的基础,沦为工业化的廉价复制品,这是无论哪种书体、哪种装帧表现形式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大尺幅书法作品中尤为突出。不同作者的作品出现高频次的重复,对于整个综合性展览的品味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体现出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以及评判标准的审美简单化、程式化、单一化,也是对于受众与观者的轻视。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8月10日,上海书协官微全文转载了《上海新闻》的文章《上海文化,如何请来“最牛的人”》,报道的是市委书记李强对上海的文化机构进行了一次集中走访,调研了本市的文化产业、文化场馆、文艺院团,并与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和文化企业负责人展开座谈交流。读罢此文,感慨良多,“官微”转发这样的文章尚属首次,看来书协已把自己融入到了“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这个进程中。

我们知道,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因此,中国书法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谈及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书法,谈及“上海文化”也少不了上海书法,对“上海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上海书法的要求。在《三年行动计划》中,上海书法怎么办?面对机遇与挑战,应如何把握?或许,这篇文章会员能带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与思考。

文中说:“努力使‘上海文化’品牌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作为上海文化中的“海派书法”可以说是一块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不过,这块“金字招牌”是否依然“亮丽”,还是需要冷静观察的。纵观时下中国书坛,是否觉得上海书法还不够那么理直气壮,就像当年上海一些全国名牌产品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被淘汰了,有的重组了,有的改行了,有的已进入了博物馆;今天还能以为是“金字招牌”吗?其实,对“海派书法”的也应发展地看。记得在2015海派书法进京展中周慧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海目前的书法要和上海的城市地位相适应,要千方百计发挥各方积极性,形成合力,重振雄风。”要让“海派书法”这块金字招牌传下去、走出去,吸引过来,尚需更大的努力。

文中说:“上海作为一个历史的‘码头’,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集聚名家、名流、名作,提升‘码头效应’;一方面也要努力成为‘文化源头’,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策源地’。”上海书法也曾被誉为书法的“码头”,尤其是上海篆刻既是“码头”,又可谓是“源头”。但是,这个“码头”能否长久?是“码头”的地位所决定的,“码头”地位高了自然就成为发展“源头”。上海书法与兄弟省市还是比较有些差距的,需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这里,又想到上海的区级文联建设问题,在全国各省直辖市的地县文联中,可能只有上海的区级文联仍属于“社会团体”,这样的运转模式,势必影响基层的文艺创作与发展呢?

文中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展览、演出,让全世界的人‘打飞的’也要来听、来看?”展览的特质与影响力决定着观众的数量和质量,上海的书法展览要让别人乘高铁、“打飞的”来观看,有三种可能:一是承办“国展”。前几年,上海书协承办的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等就是例证。二是主办经典精品展。2006年在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中日书画珍品展”,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和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同台展示,就吸引了数万计的世界各地的观众。三是做强自己。让上海成为书法篆刻名家、名流、名作的集聚地。

文中说:“上海需要的并不是自娱自乐的‘新作’,需要的是真正称得上‘源头’的精品力作。”现在书法展又有一种“回暖”景象,包括中书协的展览也多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前几年对展览的压缩减少,使其出现“井喷”现象。但展览多了总会让人有点审美疲劳,而且,有的展览始终没有解决好“开幕式就是闭幕式”的问题,有的展览3—5天就够了,非要把展期放至10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据说,展览时间短了显不出派头来?浪费呀!

文中说:“只有越来越多的文艺名家扎根上海,上海的文化底蕴才会越来越厚实。”近年,上海书协已将“海派”书法家的培养纳入工作计划,举办了“海派”书法作品展,有30余位“海派”书法家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书法佼佼者,有150多位加入了上海书协会员,有的已成为上海书协理事、青年书协的组织者。当然,要让“海派”扎根下来,除了他们专业的提升外,还需要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撑,给予他们充分的展示舞台。

文中说:“要有颜值,要有气质,也要有走心的文化。”对于书法家来说,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精神颜值”,创作出既“养眼”又“走心”的作品和那种自内而外显露出的学识、修养和艺术品位,但“走心”不是任性。

有感而发,是否可算为上海书法进一言呢?

为上海书法进一言

简斋闲话

“周慧珺杯”市中青年书画家作品展获、入选名单

一等奖(3人):

严亚军 黄陈伟 潘龙飞

二等奖(5人):

王 磊 王鑫辉 苏 奎

倪方云 翁容永

三等奖(12人):

朱寅生 刘小蝶 刘 炜

孙景宇 吴 钢 吴雯婷

张成忠 陈 虎 陈 晓

罗 宁 葛永平 程贺晓

优秀奖(15人):

丁岩岩 毛晓莉 朱忠民

朱银富 刘克勤 吴叶舟

吴洁 张 丰 陆维中

陈玉品 耿文霞 徐 伟

徐秋林 徐家来 龚炼钧

入选(108人):

丁 伟 万祺畅 马文雅

马如箭 王小义 王市委

王 超 方存双

王兆钢 田振宇

孔祥佩 卢新元

印 静 冉 欢

朱杰君 朱斌

朱梁桑 刘吉强 刘亚晴

华 波 刘洋 刘 强

黄雪腾 齐平 刘 娟

孙 滔 池颖华 严卫平

孙 滔 李 帅 李 喆

李小静 李 帅 李 喆

李自君 李 珍 杨 宏

李 强 杨秀成 沈克昌

吴震宇 邱 贺 张东升

宋亿勇 张书明 张立冬

周 延 张凯利 张 刻

郑海涛 陆佳伟 张 健

陈化锋 陈 民 陈志轩

陈思远 陈晨晨 范佳妮

林浩锌 陈 翰 林 鑫

金良良 金 锦 陈 健

周 延 郑海松

赵吉辰 赵征宇 胡文科

赵象震 侯少楠 聂福奎

夏勤弟 徐俊峰 周星宇

徐春辉 周 延 唐凤英

奚松林 高 峰 曹 云

郭楚楚 章建东 梁世同

黄忠贤 梁 俊 储文标

章华营 葛媛媛 谢贵民

童 猛 鲍跃渊 蔡绮霞 戴寒松

上海经典诗文书画大赛又火了一把

(上接第2版)

经典爱情诗文,无论是《诗经》里的唯美爱情,还是唐诗宋词,其艺术魅力随时间冲刷而历久弥新。每篇诗文背后都有一个动人故事,激发大众的情感体验与相关联想,引发关注与共鸣,也是宏阔的人生命题,给予人们关于美的感受与救赎。

新媒体的“推波助澜”

本次赛事对作品尺幅大小作了特别规定:小字、竖式,每字字号规格不大于1.5cm×1.5cm,书写纸张每张尺寸限定在21cm×29.7cm以内,页数不限。投稿作品中小行书居多,其次小楷,也有篆书。落笔于方寸之间,真正凸显了书法的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特性。

自去年七夕节,海上书法名家为新人书写婚书活动后,今年延续了这场别出新意的婚庆典礼。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的婚庆安排了宣读经典爱情诗文书画大赛获奖名单的环节,部分获奖作者受邀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幸福与美好。

上海经典诗文书画大赛的线上展览模式,具有开放性、可持续性、扩展性等特征,与传统的展厅展览相比,参观者不用来回奔波,不局限于时间的限制,可以反复观展,想看多久就多久。参赛者写下自己的感言,观展者可围观、可评论,在即时互动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从更深的层面看,这场以爱为名的书画赛事触及到了现代人内心中某种深层的心理需要,内心的寄托与归属,对真诚无伪、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的向往。

● 王德彦

海派书家摭谭(二十五)——马公愚

马公愚(1890—1969)有“书法宗匠”、“艺苑全才”之誉。其书法,篆、隶、真、草、无一不精,真草取法钟、王,笔力浑厚,气息醇雅;篆隶更具功力,书名遍播大江南北;篆刻取法秦汉,探求根源,无丝毫匠人气习。马公愚擅山水、花卉、鸟鱼等,但均为书名所掩。海派大家韩天衡曾师从马公愚学习书法。他说:“书法往往精于一体即足可名世,而马公愚先生的最大优势则在于真草兼篆四体俱佳,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四体书大家。他的正书取法钟繇,草书则宗大王,隶书宗法《石门颂》、《乙瑛碑》,篆书则得